



祝勇·主编

黄宗英

古吴轩出版社

祝勇·主编

大家
文丛

黄宗英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宗英/黄宗英著.—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4.7

(大家文丛)

ISBN 7-80574-851-9

I.黄… II.黄… III.黄宗英—回忆录

IV.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72509号

主 编:祝 勇

编 委:鄂 力 戴 彤 谭宗远

策 划:施曙华

责任编辑:吴 仁 汤 宁

装帧设计:周 晨

责任校对:冷惠华 沈家山

书 名:黄宗英

著 者:黄宗英

出版发行: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215006

E-mail: gwxcs@126.com

电话:0512-65232286 传真:0512-65233679

印 刷: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620×960 1/16

印 张:12.125 插 页:1

版 次:2004年8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574-851-9/G·226

定 价:1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序

祝 勇

这套书的编辑完全出于一次偶然的闪念。平时不去想它，是因为它看上去不可能，只有两类人富于天真的异想，而从来不计工本——皇帝，和孩子。我有些不自量力，但这个想法令我兴奋。从苏州刚刚回到北京家里，老施一个电话追来，我们都已情不自禁，沉浸在工作状态中。

最初的想法是从老一代学人艺术家开始的。他们活得真是安静，年轻人学不来。杨宪益先生的口头语：“有什么大不了的。”天大的事情，他都要以这句话做总结。写作出版，功名利禄，真的是件小事。他们不愿张罗。旧作断版，不再重印；新作写成，往抽屉里一扔，了事。报纸编辑来约稿，就随手把原稿给他们。杨先生写作从来不留底稿，编他的书，有点像在考古。

是举个例子。别人的状况大抵如此。我是天生的好事者。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想编一套规模大一点的书，囊括老人们的作品，不为他们，为读者——至少，为我自己吧。老人的东西，学不来，但至少应该知道，有这样一批人，这样的想法。像车前子写张仃先生：“他们都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最有热血和最有理想的一代人，也是最受磨难的一代。国家，艺术，在老人的心目中，像吃饭时拿在手上的一双筷子一样自然。”他们将告诉我们什么呢？

几个月中,我卷入所有的编辑事务中。有的老人为我提供了他以前从未刊过的作品,有的则把全部未结集的新作交到我的手上。纸张、信件、照片、电子邮件、电话、复印、核对、编目,翻来覆去,颠三倒四,一塌糊涂。我为此感到荣耀。仿佛目睹了一场下了一百年的雪,一片一片,满满的将我覆盖。

书稿的内容,从一开始就确定为主题性的,至少要展现一位作者最熟悉的方面。又觉得,中年人、年轻人也可以收入。年龄不是标准,境界才是。一卷卷编下去,卷帙浩繁,像一次编辑的远行,或者说,一次大规模的“扫荡”。那样,不就是一部二十世纪(甚至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史吗?我不敢想。一点点做就是了。一个富于野心的编者,遇到一家富于野心的出版社,事情就弄成这样。

这个项目可能持续若干年,将分辑陆续推出。我们的工作需从每一张纸片开始,循着字迹的线索,潜入那庞大的、无边的世界中。

2004年7月

目 录

大
家
文
丛



黄
宗
英

痴迷二十年,赵丹只为演鲁迅	1
快乐的阿丹——写于赵丹逝世周年祭前	7
存之天下——敬献《赵丹画册》	20
没有销毁、也销毁不了的 ——写在赵丹狱中“报告”之前	26
阿丹活了——无罪终成碑 有泪不轻弹	30
星	34
守灵——悼卫禹平——潘述哥	47
我的启蒙老师黄佐临	56

我没想到	68
蒙族·文浩	73
心香一炷——悼阳翰笙同志	88
忆三歌——唐纳	92
想你,阿胡子!	96
洪娘娘	102
徐迟绝响	109
盈盈望望舒	113
致季羨林先生	117
闲说亦代	120
我被叶君健吓着了	123
童年的七零八碎	126
但愿长睡不愿醒	133
山一程 水一程	152
“上了年纪”的禅思	159
我上大学	162
原本是可以笑的	179

痴迷二十年，赵丹只为演鲁迅

无时不在琢磨鲁迅

自从国务院文化部、上海电影局确定建立重点片《鲁迅传》筹备组，并明确宣布赵丹饰演鲁迅后，阿丹兴奋得不得了，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赵丹是解放前就学习并习惯于以史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从人物出发演戏的。《鲁迅传》筹备组曾组织创作人员赴鲁迅故乡体验生活。第一次去是1960年，在绍兴，赵丹遇见了袁鹰。次年他又去了，阿丹访问了昔日闰土的后代，踏遍了绍兴的山山水水。从百草园、三味书屋，到划乌篷船、听社戏、偷豆子、糊风筝，他都细心琢磨，赵丹似乎又重新回到了童年。他带着我们1957年生下的儿子去洋楼下面捉蟋蟀，并买了蚰蚰罐和蝈蝈笼。他还让我去寻找竹篾子，阿丹说，海婴生下来后，鲁迅一定会为儿子糊风筝的。阿丹说，鲁迅有了海婴之后必然是慈父。他还说，生活中的鲁迅在许广平待产时必定会对她说：“其实从医学上说临盆时骨盆、子宫口都会渐渐自行放松的，只因中国医学落后，生产成了阴阳界的鬼门关，才在意识上增加疼痛感，越怕越疼……”气得许广平说：“你来生！你来生！”我说：“电影剧本里没写许广平临产。”阿丹说：“剧本上没写也挡不住我想啊，我想得越具体越丰富，人物才

能越饱满,我得把鲁迅从小到老到死一辈子的遭遇都——想几个
过儿,方能做到举手投足、言语顾盼只属于鲁迅。”

喝酒抽烟都模仿鲁迅

从此,阿丹抽香烟都抽到根子,而且除了绍兴黄酒他竟然不
喝别的酒了,害得我到处去买那小酒盅、小酒瓶和烫酒的器
皿——我是找梅龙镇酒家索要了一套。

阿丹得到了自己最倾心的角色演,浑身的筋筋脉脉都舒舒畅
畅。眼看他脸色红润,肚子也微微隆起,我说:“阿丹,这不行,鲁迅
始终是文弱型的,再胖下去,你该演鲁达了。”他也大笑:“我去
‘又一队’踢球。”“又一队”是上影的明星足球队。赵丹踢球回家,
曾一口气喝进半打啤酒、四个山东高桩馒头、一只红烧蹄髈。我
说:“阿丹,鲁迅不可能吃那么多的。”他回答我说:“你别老拿鲁
迅克我。”“是你老拿鲁迅克我。”为了阿丹能把角色演好,我不愿
跟他斗嘴,忙说:“一饥一饱对身体不好,你悠着点儿,斯文些,胃
的伸缩性是很大的。”他陡然想起:“如果在校园里,一个球滚到
鲁迅脚边,鲁迅猛一脚踢出,多有戏,建议鲤庭(导演陈鲤庭)加
这么个过场戏。”又说:“鲁迅憎恨‘东亚病夫’,查一查鲁迅在学
校时体育课上些什么,鲁迅表面文弱可还是挺经得起折腾的,只
是那时肺结核还是不治之症。”

家里成了“鲁迅的书房”

那时,仅此一张的写字台不但被“鲁迅”的毛笔、墨盒、八行

红格纸占了,还被糨糊、竹条、瓦片风筝挤了。阿丹认真地练着手艺。他说:“鲁迅必然糊得一手好风筝和带红眼珠的兔儿灯,这可以从他以后搞木刻版画运动,时常亲自动手钉书和画册,补裱残旧古书得到印证,其手工必是很巧的,别老光秃秃表现他写又写。别看鲁迅是个作家,书生,他还有‘手不拾闲’的农户人家本色——这一定要找出缝隙表现。”我赞同道:“这样,人物就立体了。”阿丹又说:“你去城隍庙给我买个蜈蚣风筝吧,我挂这书桌旁,以警示自己:封建主义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笑道:“鲁迅书房的布景还没搭起来呢,那蜈蚣风筝挺贵的,以后关照美工道具就是了。”

穿“鲁迅的衣裳”只用毛笔写字

赵丹等不及人物造型图交稿,就兀自钻进服装仓库去找鲁迅穿的里里外外衣裤鞋袜,穿着回家了,我赶忙把它们洗了,阿丹却怪我不该把它们洗涮熨平。我说:“如果是从服装车间取回的,只不过有点汗味儿倒也罢了,你是从仓库淘出来的,一股冲鼻子的霉腐气味真受不了。”他说:“让你熨平了不像鲁迅日常穿的了。”我只好再喷水,他抢去弄皱了,我又抢过来用衣架撑起晾在阳光里,还对阿丹说:“不信,你去问许广平,也不会让穿湿衣服的。”阿丹笑道:“你又不是许广平。”

果然,由于我不是“许广平”,而他穿起鲁迅的衣裳,开始进入角色,也就不爱搭理我了。每天他只用毛笔写字,晚上,我喊他洗脚,他说:“鲁迅并不是天天洗脚的。”我说:“我不信,许广平是广东人,最爱干净的。”“喏,日记中记的:‘今天濯足’,可见并不

天天濯足。”于是我在家里常常不知所措，有时迎面看见“周先生”走来，差点想鞠个躬；又恨不得有隐身法。反正我不知如何配合他，怎样不打搅他，不像他演《乌鸦与麻雀》中的小广，我可以任意叱责他推搡他；也不像他演《关不住春光》里的狠心男人，回来就找我的茬，折磨我，闹腾得两人真的差点分手。这回、这回……

鲁迅会挂自己写的联吗？

幸好，蓝马、于是之、于蓝、孙坚白等主创人员齐聚上海，摄制组包下了瑞金一路（淮海中路口）一百五十号大楼的若干间房间。阿丹的大房间是在四楼，面向东南角。任申、冯笑、孙永平是他的小喽啰（次要演员皆未定，是组织上委派他们为外来艺术家打杂的），将来他们肯定是鲁迅的学生仔啰。

阿丹在一百五十号的书房里，墙上挂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印刷品对联。他问我：“你说鲁迅会挂自己写的对联吗？”我想了想：“我不知道。我只读过宗甄哥哥送我的十年纪念集简装纸盒的《鲁迅文集》，以后出的我就没来得及读了。我寻思他可能挂郑板桥、金农、徐渭、米芾……哦，我不知道，去大陆新村看看就行了，别老考我，我够不上当鲁迅的北师大女学生。我只给你送点冬笋炒雪里蕻来。”如此，我不过偶尔给他送点儿菜去，或带点家里做的家常拿手菜给大伙解解馋。当时虽值三年困难时期，但我家有两人特供，加上糖尿病医供，再加上文化俱乐部发的餐票，还能买得起些许高价禽肉，小小地请客还是可以的。好在他们住处附近解馋的中西小餐馆挺多的，伙食有剧务张罗着，

这个集体融融洽洽、争争吵吵、有说有笑，如今回想起来，那是多么不可多得，也永不再现的艺术青春年华啊。

杨之华提供了很多细节

赵丹总是说他要鲁迅还原为可爱的有乡下人气的天真长者。阿丹是见过鲁迅先生的，鲁迅逝世时他去拜祭过，并悄悄离去。

摄制组（筹）也几度到北京。阿丹去南池子杨之华（瞿秋白夫人）家，是我陪同前往的。杨之华除了讲述鲁迅一些令人目眦俱裂、怒发冲冠的革命斗争事迹外，也笑谈他可亲可爱的一面。她说：“有一次，我要去乘电车，看见一个人坐在街沿上等电车，仔细一瞧，竟是鲁迅，要不是他那一身下摆撩起的长衫，道道地地是个乡下人。”杨之华又说：“白色恐怖时期，秋白住在鲁迅家的亭子间里，鲁迅从外面回家，把鞋脱掉，轻手轻脚拎着鞋上楼，猛地把亭子间门推开又在身后关紧，压声大叫：‘喔！我回来喽！’把大家吓了一大跳，旋又大笑不止。鲁迅那一举动恰像玩捉迷藏的调皮小男孩。”

如何演鲁迅见解很精辟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一直不敢说，怕说不清招祸。赵丹按史氏表演体系，书写《角色自传》和《角色自我设计》，他曾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笔记本上写道：“我无论如何不能抱着主席夸赞鲁迅的几个伟大去创造角色，那就糟了，必须忘掉那几个伟大。”

为此，“文革”中他险些被活活打死。数不尽啊，九番十次一百回为了这句“反动透顶的话”，赵丹受尽了人间磨难。其实，赵丹说“必须忘掉几个伟大”，不过是演员如何进入角色的技巧途径而已，与对领袖的尊重与否是完全不搭界的。今日再建《鲁迅传》摄制组，也依然不能将领袖对鲁迅“盖棺定论”的评价，作为角色的“种子”。导演、演员是不能先戴上脸谱出镜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事。

赵丹生前，以二十多年的艺术青春年华迷醉饰演鲁迅，胡髭留了剃，剃了留，终于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人间。1980年10月10日他走了。受癌症折磨瘦下去的面颊和来不及剃的胡髭，使他看上去太像鲁迅了，太像了。次日晚，参加赵丹遗体解剖的宋慕琳医生悄悄告诉我：“赵丹全身都有伤痕，连耳朵边……”我忙捂着她的嘴，“不说，不说了。他挺过来了，挺过来了啊！”

赵丹虽然没演成鲁迅，但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助他挺过重重磨难，又“活泼泼地出山”来了。有诗书画为证——

山山拔地起，水水破天来。

不羨大富贵，泼墨写白芍。

大起大落有奇福，十年囹圄发尚乌。

酸甜苦辣极变化，地狱天堂索艺珠。

赵丹是勇敢地走向死亡的，并将“人应该怎样活着”的铿锵答案留在人间。赵丹遗言：愿“天下都乐”，他朗朗的笑声留给了爱他的人们。

快乐的阿丹

——写于赵丹逝世周年祭前

当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北京上空腾起,我看见一团淘气的白云,抖擞奔驰,回过头来向我招呼。嘿!这个阿丹,改不了他的急性!他催促:“别磨蹭,老伴!朋友们等着哪!”我和他一起飞到巴黎,来到了拉罗舍尔。国际艺术节即将揭幕,中国赵丹主演的八部影片已经到位。你们要问:“赵丹哪?”他啊,此刻,或许穿着李时珍的长袍,沿路采集野花小草;或许,正挽起林则徐的马蹄袖,在抚摸拉城城堡旁的古炮;说不定,脱掉了海魂衫,正和各方航来的水手光着膀子对着太阳神聊,兴趣来了,他会抢过街头音乐家的吉他,为大家唱一曲“郎里格郎……”总之,他在后台上装,准备进入角色的时刻,我会践约来为读者叙述他的生平。

说来不信,讲赵丹,对我还是个难题。不止因为我们相识时,他已经有了演过十多年的话剧、电影,蹲过五年大牢的生活经历;也不仅因为我矜持于自己独立的事业,并不常常夫唱妇随,气得他常常开玩笑地要“罢免”我的“妻职”;而更因为连赵丹自己也说不清自己。每当需要他本人和观众见面时,他就一百个不自在,发愁、着急:“唉,赵丹该是什么样的?赵丹该怎么走路?说话?……唉……想到我只是赵丹,两只手都不知道搁哪儿好……”1979年春节,中国传统的节日,在一次广播电视联欢大会上,上海的电影演员将纷纷登台表演。阿丹着急了:“不化妆上台发怵。”他找到

化妆师嘀嘀咕咕，又钻进服装仓库……于是联欢大会开幕那天，中国著名电影演员白杨、秦怡等等一一献艺。掌声中，灯渐暗；追光，雪花飘舞，中国著名文学家“鲁迅先生”站定之后，收起伞，灯亮。当观众明白是赵丹演的鲁迅，演得那么像，好一阵掌声！“鲁迅先生”望着在台上的演员们，用略略带有鲁迅家乡口音的语调说：“唔，都是电影明星……你们大家好啊？……我怎么跑到电影界来了？噢，大概是因为我写了一篇《阮玲玉之死》吧……”一共两分半钟的戏，在追光、雪花中，鲁迅撑伞渐渐走远了，走远了。啊，这两分半钟，重新燃起了他作为演员的自信，他说：“演员是通过角色向世界发言。”那么，赵丹本人？本人……这个大演员的苦恼，常人难以理解。赵丹一生忘我地生活于角色，生活于艺术；他经常遨游于创作的意境中，很难分辨出什么是他本人了。更何况，在他的生活中，又布满了比戏剧还强烈的戏剧性。真的，打我认识他，嫁给他以来，就很少见过正正常常的他！就说他的脑袋吧：一会儿剃成了只留一撮桃形的毛，一会剃成秃头，一会刮去前额发，一会儿留着长发，一会儿蓄起小髭，一会儿飘飘长髭，所以他常常扣个法兰西小帽，遮住他那生活中显得滑稽的怪发式，这，对法国朋友也许是最亲切的。但是，戴着法兰西小帽的赵丹又是怎么个赵丹呢？五十年代，有位捷克雕塑家来中国，他要求为赵丹塑像。赵丹连续一个星期，戴着法兰西帽，规规矩矩坐在他对面当模特儿。当半身塑像成后，赵丹说：“走，朋友，我请你吃涮羊肉去！”雕塑家问：“你的车呢？”“市长给咱们派车！”就带着雕塑家跨上公共汽车。到了馆子里，他和服务员有说有笑，大师傅过来拍拍他的肩膀和他对杯。他胃口好，大杯饮酒，大块夹肉，兴致勃勃。捷克雕塑家站着，一边往锅里涮着羊肉，一边端详着生龙活虎的赵丹，说：“误会

了,我错了。我应该敲掉已经塑成的那座雕像,重来一个。那不是
你,太一本正经了,不是你……”以后,在中国十年悲剧中,这座雕
像果然被迫敲掉了。我安慰他说:“反正雕塑家自己也说那不是
你。”但是我的阿丹,你究竟是怎样的?我能说得清吗?我试试,试
试。我只讲讲他的性格,而赵丹在中国电影、戏剧、绘画方面的成
就和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中的地位,就由我国的艺术理论专家去论
述吧。

赵丹,生于1915年,终年六十五岁。上小学时,即登台公演魔
术、双簧、话剧,他还爱唱京戏,喜欢拉开嗓门唱铜锤花脸。阿丹的
父亲,为满足儿子爱演戏的兴趣,开了一爿戏院,常常聘请戏曲名
角和进步新文艺工作者来小城演出。阿丹和他的同学小伙伴,看
见进步剧团演什么,他们也演什么。那时候,中国左翼戏剧运动的
大人们演出过的普罗戏剧、爱国抗日和反封建的戏剧,几乎都被
阿丹和小伙伴们组成的“小小剧社”演遍了。他从爱舞台,走向爱
国阵线,投入进步营垒。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戏剧运动正式
派同志和“小小剧社”发生联系时,阿丹不满十五岁。

阿丹童年,还练过拳术——中国古典的健身运动,从欧洲人
的眼光来说,是一种舞蹈吧。这为他以后做演员的灵活形体动作
打下基础。再有,他刚能拿筷子,就开始作中国画,学毛笔字。十岁
左右就在小小的古城,为新开张的店铺写斗大的毛笔字匾额;这
是他父亲教他的。他父亲是个退休军官,寄情山水。阿丹中学毕业
后,父亲给他学费,叫他去上海进大学学法律,不求人,人求己;又
神气,又阔绰。阿丹偷偷把这笔钱交了美术专科学校的学费。一年
以后,他爸爸知道了,叹了口气,又喜爱地再掏钱把儿子的画精心
装裱。上海美专的校长,就是在法国颇有点名气的画家刘海粟。赵

丹在美专，又用功，又捣乱，多次闹学潮，跟校长干仗，到街上去贴抗日标语，做爱国演说，是让学校又得意又担心的学生。他学名赵凤翱，正式做演员时，改名赵丹。

丹，是红的颜色；阿，是昵称。中国人结婚、过节、胜利时，都用红色为装饰；也常以“一片丹心”称赞英雄，激励自己。赵丹渴望以他的赤子之心，为人间天上添一小片红色的彩霞。在法国，在世界上，也都以红色为美，为热情，为革命，为快乐、青春、喜庆、吉祥。

在我们祖国，人们喜爱自己的艺术家，其方式不同于西方。他们没有经常把他抛起来欢呼，也没有撕掉他的衬衫，留一角做纪念。人们只要一见到他，什么忧愁都忘了，眉开眼笑地招呼他：“嘿！”餐厅里客满了，厨师把他让进自己的工作间，另外为他显手艺。短程火车上，乘务员把自己的床位让给他休息，飞机上，空中姑娘会多分他两包糖。不许和乘客谈笑的电车司机，瞧见他也挤挤眼睛。小孩子要他抱。老人碰见他会年轻。“四人帮”曾召开万人大会批斗他，但他一出场，动一动，就是满堂大笑，一阵骚动。吓得“四人帮”密令：“赵丹不适合公开批斗，只能让他在关押中慢慢死去。”他没有死，他满头乌发又乐呵呵回到群众中来；他至今也还活着，来到了我们中间。我想，你们也会喜欢他。人们说，他身上长着刚直的骨、快乐的筋。

我认识阿丹，在1947年，当时我二十二岁，他三十二岁，那时他已是经验丰富的电影明星了。他和著名导演陈鲤庭，在朋友的书桌玻璃板下边，看到我的照片，他们说：“我们找的就是这双眼睛。”他们调来我的处女影片《追》，看完之后，把我从北京请到上海（我1941年开始演戏，在北京、上海等地。当我离开中学去演戏